

和過去朱毛匪幫在大陸上流竄時的「套手法」，沒有兩樣。

綜計我們居島期間，法軍曾數次下鄉「掃蕩」，規模最大的一次，曾由水陸兩路進軍圍剿，大有一舉肅清的氣概。地理環境，使越共有機會流竄，尤其在掃蕩時，人民如不為越共掩護，事後將食家破人亡的惡果，故每一間民宅，都可以做他們臨時掩蔽身份的地方；因此，法軍每次撲空，甚或被其擊潰。

考諸載籍，明末時，流寇作亂，中原板蕩，遼滿清入關，國事大勢已去；廣東雷州人莫敬玖，愴懷故國，悲憤填膺，不甘為異族統治，乃率忠貞志士四百餘人，駕舟強渡，輾轉達於南圻蠻坎，當時蠻坎是水臘境的屬地，由高棉王匿翁僱管轄。莫氏用外交手腕，獲得棉王信任，畀予開墾蠻坎任務。至西元一六七四年，棉朝內闕，匿翁僱求援於暹羅，暹軍一至，即將莫氏俘去。數年後，莫始遁歸，重整舊業。其後，中圻人民，絡繹遷徙蠻坎，將荒野拓為市廛，商業日臻盛境，但華僑仍念念不忘故國，自行團結組織明鄉社，建立明鄉會館，在文化上緊緊維繫明朝遺風。西元一七一四年，莫氏將墾地獻贈阮福映，阮封莫氏為河仙總兵。後來莫氏死了，其子天賜繼承

遺志，整軍經武，力却棉軍，晉封為河仙總兵大都督。之後，西山阮氏兄弟崛起，華僑即遭迫害，以致四處飄泊為生。明鄉社丁璉的後裔丁清基，即首先遷居富國島，住陽東南三公里處的翠道，開荒自治。西元一八九七年，海南島文昌籍多人相繼而來，翠道遂成為華僑城。後來翠道又毀於大戰，僑民始徙居陽東。

十七世紀末葉，阮福映統一越南，追念莫敬玖的功勳，特准成立村社、坊營、幫社等，這是華僑在富國島以及越南各地成立中華公所的先矢。目前，島上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均為海南島籍，且多係隻身而來。至事業可以發展到成家時，即在此娶越女為婦。子息蕃衍，造成今日中越民族在血統上的密切關係。其中亦有少數母系家庭的影響，離羣他居，列入越籍，但其子孫仍不忘自身為中華裔。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島上的華僑，經我駐西貢總領事館指導，組織了聯合會，到我們進駐後，又奉政府令，改組為中華華僑理事會，公選理事長，領導和幫助僑民解決困難，如遇不合理事件，即由理事會領導抗拒，決不屈服示弱，極具中華民國國民的風度。華僑雖掌握着島上的經濟權，但這塊貧僻的

圖與文：一幅珍貴的歷史照片

中華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元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會議期中，國父以大元帥名義，特派俞總統蔣公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王柏齡、

俞飛鵬等七人為籌備委員。四天後，元月二十八日，國父又指定廣州東北的黃埔為陸軍軍官學校校址。黃埔，是珠江中的一個大島，距離廣州大約四十華里，週圍有二十餘里寬廣，著名的長

洲要塞，就在黃埔島上。當時，從廣州乘汽船到黃埔，要走一個小時，島上原有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的舊校舍，加以整理、修葺並擴充，中華民國革命軍

土地，並無多大發展。他們在陽東開設着雜貨店、鑲牙店、雜糧、咖啡小食、小酒吧、布店、理髮店、攝影和藥材店等等。我們初至陽東時，在他們的生活中所見到的，仍是非常貧困，能溫飽者寥寥無幾，後來所以商業繁盛，十九成為小康之家者，都因我們每月有百萬元以上越幣的消費所致。以富國島這樣荒僻的地區，幾乎是個被人遺忘了的角落，竟也有我們中國人的足跡，可見國人向外發展力量之大。有人說：「世界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僑的足跡。」真是一些也不錯！

請購存有永久價值的

中外雜誌 合訂本

- 第一卷平裝三十五元精裝五十五元第二至四卷平裝每卷各四十元精裝每卷各六十元第五卷平裝伍拾元精裝柒拾元（九月卅日以後照新訂價目發售）
- ▲▲臺北市區讀友購買中外雜誌合訂本及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立即派人先送書到府再收取訂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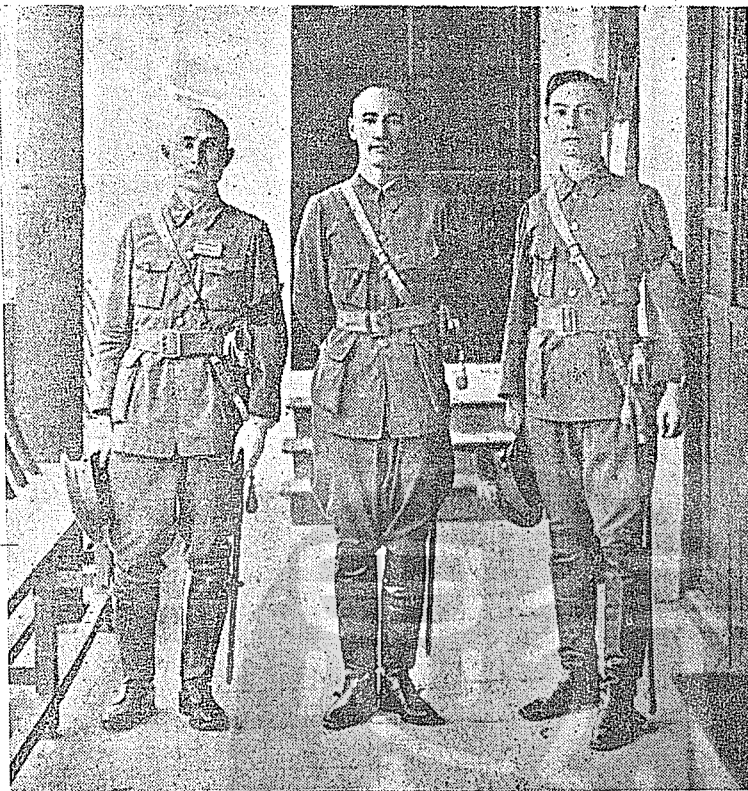
文 一

發皇初始的聖地，基礎於焉奠立。

十三年二月十日，由今 總統蔣公擔任主席的校務籌備會議，決定了全國各省招收黃埔第一期學生名額，原定招生總名額為三百二十四名。其中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共五十名，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各省各十二名，一共是一百六十六名。並由當時駐紮廣州的湘、粵、滇、桂、豫五軍中各甄試優秀軍官十五

名，又是七十五名。國民黨先烈子弟保留名額二十一名。所餘名額因此祇剩了十一名，另招收備取生三十至五十名。 國父特派今 總統蔣公為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委員長，王柏齡、錢大鈞等九人為委員。

時值直奉二次大戰過後，我國東北、西北、華北、華中和東南、西南各地，都被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馮玉祥等軍閥所盤踞，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區」之內，根本就無法進行招生事宜。



。即使有志青年想要投奔此一偉大的革命軍事學府，如果被軍閥的爪牙發現，可能會肇致殺身的橫禍。因為當時革命政府的根據地，幾乎只有一個廣州市，及其附近若干地區。但是，當各地青年私下聽說黃埔軍校成立，由今 總統蔣公擔任校長，不惜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自全國各地紛紛的趕來報考。他們懷着興奮鼓舞的心情，一肩行李，涉跋千里萬里，使報考人數多達將近四千名，超過預定錄取名額十倍以上。因而使得錄取

名額不得增加到五百人，編為第一、二、三隊。在民國十三年五月五日入校受訓。

到了五月七日，由於報考的各地青年，素質既高，向學之心極為熱烈，於是校方再選拔備取生一百二十人，編為第四隊。當年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確實是集全國愛國青年之精英，濟濟於一堂，接受革命訓練，軍事與政治教育並重，人格與技能訓練齊進，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的基礎，一開始便建立在最堅實、最穩固的基石之上。

十三年六月十日， 國父自任陸軍軍官學校總理，以 蔣公中正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何應欽為總教官、戴傳賢為政治部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李濟琛為教練部主任。十六日上午八時， 國父方自白雲山養病抵羊城不久，便偕夫人蒞止軍校，親自主持開學典禮。九點鐘典禮揭幕， 國父致訓，他說：

「……創校之希望，即為將革命事業，重新創造，以軍校學生作基本，成立革命軍也。諸生皆為未來革命軍之骨幹，挽救中國危亡之大任，其在諸生之肩。」

然後，由戴傳賢代 國父讀訓詞，也就是現今我們所唱的國歌。再由 國父雙手捧着校印，授與 總統蔣公。典禮後黨元老張靜江（人傑）和吳稚暉（敬恒）都說：

「這就是登臺拜將之禮啊！」

上附 總統蔣公、王柏齡（右）、何應欽（左）合攝之影，係攝於陸軍軍官學校開學這一個歷史性的偉大日子，經珍藏多年，而為外間絕罕觀者。